

題目	即使北爛也要無賴的活——評張萬康《道濟群生錄》	
發表人	陳柏言	
發表日期	首次，日期 2011-12-30	
評論對象基本資料	活動/節目/作品名稱	《道濟群生錄》
	作者/編創者/導演/策展人	張萬康
	主辦/發行/演出/出版單位	麥田出版
	發表時間	2011-06-01
	活動地點	
完整評論文章	<p>他很拚，他在拚。不定然與看開不看開有關，而是病痛來的當口上，看開不看開都不能輸。是的，是戰鬥的本能。對懂戰鬥的人而言沒有好戰與否的問題。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——張萬康《道濟群生錄》</p> <p>張萬康化用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形式、說書人的語言，在《道濟群生錄》中，收納了一個老舊的故事。這樣多重的「舊」樣式疊加起來，卻沒有陷落陳敗，反經張萬康無所不在的戲謔滲透，形成現代感強烈的「祭父文」。張萬康小說裡的保生大帝會用逼逼卡，鬼判官會看 LIVE 轉播；與腫神大戰的那一回（十九回），各路神鬼紛紛降臨，有如《封神榜》的陣式，也似屈原《離騷》上下求索的浩蕩隊伍。當〈韶光賤鹹伉儷文武熱炒〉可成就一節打油詩，則〈負青春溼兄弟翻臉決戰〉自然可通（第十九回聯）。無怪乎王德威驚呼此書為令人欲哭無淚、駭笑不絕的「悼亡之書」。</p> <p>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書的寫作起於張萬康之父因骨折送醫，併發諸多病症。為陪伴父親的病，張萬康開始著筆萬爸的抗病史，並且一面上網連載，給母親以及親友閱讀。張萬康躬身入書，在小說中寫小說，跟隨著父親的病情鋪展進度。這是一部無時無刻都在 Loading 的小說，啟動時刮裂時空，在現實與虛幻的高速流轉中，尋覓「當下」的位址：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小說中的萬康如此談起《道濟群生</p>	

錄》的誕生：「敗人敗筆星夜寫敗事。七月二十日的夏夜時光，萬康開始著手打出《道濟群生錄》。」（頁 154）真實的張萬康在寫小說，小說裡的張萬康也在寫小說。萬康穿梭文字、幻象與真實，同時扮演虛構之神 / 作者以及真實的人 / 角色；球員兼裁判，張萬康很公平，沒給小說裡的萬康「主角威能」，當然那也是真實之神無能給予萬康的虛構之力。

小說通過鬼府師爺之口交代了書名的由來：「他爹名濟，而張萬康其實名中有一『群』字，他是名群痔，字萬康，身分證現在登記的還叫群痔。痔瘡的痔。」（頁 25）張萬康原名「張群智」，虛構的「張群痔」，反而滲入現實，竄改了「張群智」的身分證；虛構疊蓋真實，是因為現實無力於現實，也無力於虛構。小說與現實的轉映，讓人不禁想問，今夕何夕，我們在哪裡「活」小說？在哪裡「寫」人生？而「道濟群生」的「生」字，來自二十年沒見的兒時玩伴趙X生、「道」則取於香港名士的名片；張萬康莫名聯盟了兩個風馬牛不相干的人物，把紙片塞入父親張濟的掌中，正好湊齊保生大帝頭上的匾額：「道濟群生」。彷彿張萬康攜帶著所有過去的時間、記憶（無論是否陌生遙遠），來到這個窄小的病房，這個病息奄奄的老人面前——全心全意的，只為父親祈禱，為父親寫作。正如萬康在字板上，寫給已無法言語的父親看的，近乎祝禱的文字：

我也把你的英勇故事寫成一本書，以後會出版，書名叫《道濟群生錄》，『濟』就是你，『群』就是我，『道濟群生』是保生大帝頭上的匾額，保生大帝保佑著你。目前我先發表在網路，讀者熱烈的祝福你。因為你傑出的表現，你的名字。（頁 191）

病床前的萬康，刻寫著一則仍在發生的故事，猶如刻寫一面父親的墓銘。以故事安撫病者，正如《一千零一夜》裡不斷說故事的莎赫扎德，讓生命得以延續；萬康亦不知故事將如何發展，只是不斷的說。張萬康把清冷的病房演繹成五光十射的戰場，走入父親的身體，在裡面銘刻碑文，而更多的哀悼，卻迴力於書寫自身。嘉年華式的狂歡亂舞、鬼神交織，皆來自張萬康的書寫與幻覺。眼前寂靜無息、躺臥病床的父親，在張萬康的想像中，卻與他並肩作戰，英勇抵抗病魔來襲。而那終究是寂寞的：寂寞所以召喚，所以駭舞，所以不斷說話。萬康獨自穿梭現實的風雨，正如父親的體內，正經歷一場激烈的病痛戰事。他們始終獨自承受生命的苦難：父親迎接自己的死亡，亦如張萬康迎接父親的死亡。最終少了一片的「道濟群生」，似也象徵了永恆的匱缺，以及生命無可復贖的斷崖。

前人研究中，朱嘉漢從「生」的觀點切入，認為《道濟群生錄》是一部彰顯生命價值的「慶生之書」；季季則著眼於萬康父子力抗病魔的經過，將《道濟群生錄》定位為「救亡圖存之書」。我則認為，《道濟群生錄》該是一本「共業之書」。死亡是人的共業，生命也

是。當萬康領著萬爸穿越病痛的侵襲，他們同時也在刺穿生命，完成「此一生最後之醒世任務」（頁 253）。生命無非是苦，也不是；生命從不容納什麼東西，裡面只有生命。「誠如你說的，把這些經驗寫下來、跟朋友講出來、口傳心授給更多人，讓普天下人莫於病苦間添受額外的災冤。」（頁 205）張萬康書寫的不只是萬爸的故事，不只是他們一家人的故事。張萬康記載下這一場神話（鬼話？）般的戰爭，為所有奔赴死亡的人們（我們？），尋找「為何而生」的理由。

《道濟群生錄》中，張萬康化身喋喋不休的說書人，離開自己過往小說的暴烈隱晦（如描摩老兵困境，而獲得 2006 年聯合報大獎的〈大陶島〉）；書寫的對象，也不同於魔術光片般的奇男異女（如 2011 年 10 月甫集結出版的《摳我》），轉向面對父親的死亡與愛。「過度細節」的書寫（朱嘉漢語），除是讓人發笑的原因，亦補足了「邊寫邊想」的架構損害；更可視為符應父親的溫柔私語，以及不斷推著彼此往前的動力。萬康所捍衛的父親的生命，是「正如活著一小塊，就是一小塊生活，如此自足自 high，豈有不成全之理？」生命就是日常吃飯、睡覺、喇賽、爬山；生命就是每一個細瑣的生活，既不偉大，亦不徒勞。「問他【萬爸】為什麼活，他反而問你為什麼死？」

《道濟群生錄》中的萬康，殺鬼又殺神；高攀窮山、橫度惡水，小說攤展開來恰如電玩遊戲裡不斷擴延的地圖，上有邪惡妖獸。「病」在遊戲裡扮演等級最高的 Boss，萬爸的「胰臟癌」，影分身成淫蕩的惡水娘娘、炎魔與腫王；Boss 是永遠打不贏的「共業」，終究不如少年漫畫裡，被主角熱血擊殺。關公、宮毘羅等勇猛神將前來相助，也只有被砍頭碎屍的份；即便保生大帝親手寫成「道濟群生」，也被焚毀殆盡。這個遊戲 / 小說的製作人看似張萬康，但更幕後的操偶師卻張開了一只無形無象的手指——那才是故事真正的主導。「像在打一場必敗的仗。」為何而戰？正讓我想到《金庸群俠傳》裡最強的招式是野球拳，打不贏只好耍北爛，北爛到一個程度也會改變些什麼。張萬康接受訪問時說：「當時戰情膠著，我只能用故事逆轉。」小說中大發英雄帖，沒有持香或祈禱，沒有地獄與天堂，沒有階級貴賤——神的降臨，只為一個目的：拯救萬爸這「一介黎民」。父親的病成為諸神各顯神威的平台，召來印度十二藥叉、中國呂洞賓，最後連隱射耶穌的「洋人」都前來摔角。耶穌扣住腫王猶如一具十字架，十三秒竟高速轉了三千九百九十三圈。真是太鬼扯、太無賴了！張萬康只悠悠的說：「沒辦法，這是神蹟。」（頁 287）

古龍曾言：「最可怕的人，就是不要命的人。」不要命的人，往往可以發揮百分之兩百的實力打敗比自己強大的武林高手；而萬爸生命將盡，他「不要命地」要命，握緊生命的力道更讓人感動。X 醫師說可以為萬爸造廈，「萬康雖有疑慮還是一口答應：「好！造！」話音送出，自己心頭一驚，怎是這個字。」（頁 182）造廈與否在整

本小說裡反覆出現，也呈現了每個氣切病患家屬的難題：造或不造？造，是對生的折磨；不造，卻是眼睜睜的看著病人死去。經過百般掙扎，萬康最後還是選擇了「造」。這個「造」字，或意味著接通了生命與死亡的橋，而萬爸必將在此橋上游走徘徊；或者，「造」的閩南發音即是「跑」。跑。生命的意涵或許都在這個跑字裡頭了。在巨大的生之共業籠罩下，只能感受奔跑帶來的風，確確實實的感受自己，感受生命。

張萬康寫作《道濟群生錄》，並非為了消滅死亡的苦；他在死亡面前歡笑恣謔，然綵衣娛親的身影卻更顯落寞憂傷。或許正如《摳我》寫的：「拙作沒辦法攻堅什麼，只能死守。」張萬康與萬爸熱愛著生命，而死亡，也是生命的一部分——死亡是最後的生命，他們以對抗、以不屈、以死守來回饋生命。《道濟群生錄》的起迄，聯結的不只是萬爸的心臟，而是每一個人間的病痛與心靈。讓我們回返開首：「有可能作者就這樣連載下去，也有可能寫完——何謂寫完此乃業夢之一大哉問也。」（頁 21）共業無盡，身在生命中的我們只好無賴的活。

註釋

參考書目

1. 張萬康：《道濟群生錄》，台北市：麥田出版社，2011年6月。
2. 王德威：〈序論：我要我爹活下去——小說二十五孝之《道濟群生錄》〉，收錄於張萬康：《道濟群生錄》。
3. 朱嘉漢：〈「狂轟爛入」嘉年華——讀張萬康《道濟群生錄》〉，收錄於張萬康：《道濟群生錄》。
4. 季季：〈父子檔演異，孫行者說書——評張萬康《道濟群生錄》〉，收錄於《文訊雜誌》，2011年8月。
5. 張萬康：《摳我》，台北市：麥田出版，2011年10月。
6. 王業翰：〈戰役·我們〉，收錄於張萬康：《道濟群生錄》。